

第十九回 木知日真托妻寄子

居必擇鄰交擇友，賢聖格言當遵守。
堪恨世多輕薄兒，容貌堂堂心內醜。
交財財盡兩開交，倚勢勢無各自走。
急難之中無一人，酒肉兄弟千個有。

處友的，如雷陳管鮑，自不必言，這是友中之聖矣。人生五倫中，有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。如君臣際會，受於君王奉祿，忠事於君，後來封妻蔭子，顯祖榮宗，皆是君王賜的厚恩。為臣的時刻懷著，定與王家出力，分所當然之事也。父子有天性之恩，兄弟有手足之愛，夫婦恩深愛重，俱是自然的親熱。至於朋友一節，又非親支骨肉，緣何就得同心合意？原取得信字。孔聖人道：「朋友信之。」朋友若不相信，將甚麼來親熱！如范張雞黍也祇為信。後來世多輕薄，所以劉孝標做下一篇《廣絕交論》傳於後世。

如今說個托妻寄子朋友，在直隸徽州府休寧縣人氏，姓木名知日，他這個姓千家姓上有的。號曰子白，以販生藥為業。年紀三十歲，取下妻房。丁氏止得二十一歲，生得一貌如花，溫柔窈窕。夫妻二人如魚似水，十分恩愛。生了兩個兒子，大的六歲，乳名關孫；次的三歲，乳名辛郎。父母十分愛惜。木子白為人，骨肉六親，不與交往，至於嫡親侄兒，意待淡然。止得一個朋友，姓江名仁，乃同邑人氏，其為人豐襟雅飾，純謹溫柔，與子白財交，絲毫不苟。子白常以家事暫托，則點點周全，無一不辦。稔密數年，愈勝初交。子白以江仁為天下忠厚人也。正是：

人情若彼初相識，到底終無怨恨心。

子白遂有寄妻托子之心。是於擇日置酒相邀。正在初夏暮春之際，把江仁接到家中，著妻子出來相見。置酒後園，一桌同坐。夫妻朋友，兩個娃兒，共是五個，大家吃酒。舉目園中，綠肥紅瘦。但是：

東園桃李，條已辭春。北渚樓臺，淒然入夏。麥候青黃未接，梅天冷暖無常。閣閣池蛙，一部移來鼓吹。勞勞布穀，數聲催動犁鋤。窗裏人孤，數到黃菊之雨；樽前病起，吹殘花信之風。藕發新荷，纔如錢大；蘆抽細筍，未及錐長。畫紙為棋，鸚鵡尚能亂局；敲針作釣，楊柳偏喜垂絲。不殺不齋，也能留客；既耕既種，還愛吾廬。鷺為窺魚，拳足眠依河渚；雀緣捕蝶，翻身暗動階塵。葵花香入筆床，榴火笑憑衣桁。探支未登之谷，厭棄讀了之書。旦起修齋，寺裏看供千佛；宵來治具，湖中邀滿十人。箭石而數龍孫，拾花以彈燕子。濃陰松下，毋妨漫叟科頭；小雨溪南，報道先生反棹。

木知日令家中僕從婦女數人，悉至園中，當面言曰：「吾年三十，已掙千金。目下再欲往川廣收買藥材，到各處去賣。家中妻嬌子幼，雖手足甥侄，無人可托。今江官人青年老練，忠厚有餘，累試不苟。我所欽服。今將千金家事，幼子嬌妻，盡托管理。在妻祇以親叔待之，爾童僕婦女一聽處分。生意交易，每置二薄，出貨入財，亦皆江弟掌管，汝母子勿以異姓有違。」即進酒一杯，再拜道：「吾弟金石為心，冰霜為節，吾無所言。倘兒幼癡頑，當念吾一面，幸勿含意。」江仁推卻，再三不肯承領。子白怒曰：「吾弟交情欲於此絕那？」江仁變色，跽曰：「兄長勿怒，小弟領命便了。」又令丁氏下拜，江仁忙答，痛飲盡歡而罷。次日收拾長行，兒女牽衣，祇得灑淚而別。

江仁就外廂歇宿，足跡不履中庭寸步。應酬往來，交易生意，無不得人之歡心。童僕大小無人不得施恩惠。其機深謀密，人不能知。豈料入洞放刺。

一日，假意忙忙，竟入內室。丁氏一見道：「叔叔有何說話，至此？」江仁笑曰：「我見嫂嫂淒涼，特來奉陪。」「我夫托妻寄子，要叔叔照管，緣何言出非禮！」江仁笑曰：「嫂嫂，我今照管嫂嫂，故此進來陪你。」丁氏往內房徑走，江仁隨後便跟。丁氏回身閉門。江仁一手摟住，丁氏忙呼小使。江仁恐被看破，飛也似跑出外廂，心下十分懊惱，想道：「此婦止可智取，不可力擒。且再過兩日，一定到我手裏。」

正是：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了氏自此把中庭之門緊閉，小使出入，著令隨手關門。丁氏把他日用三餐，比前竟淡泊了。江仁愈加惱恨，道：「憑你怎生貞潔，少不得落吾彀中。」

托妻寄子敬如神，一旦番為狼虎心。

羨殺雷陳和管鮑，如今安得這般人。

木知日一去三月，到了廣東，收買各色藥材，將次又往四川去買。他把家中事務，竟托了江仁信為停妥，竟自放心在意。

這江仁一日歸家，著了幾個童僕道：「某日夜間，你可往木知花園，將器撬入園門。過了軒子，兩邊廂房內盡有所蓄，盡情取到家裏，不可有違。」童僕會意，江仁又到木家料理生意。祇見一日報道後邊著賊。江仁假意道：「好不小心，為何後邊失於防守。」丁氏氣得面如土色，深責童僕。江仁道：「嫂嫂，哥哥托付千金，今去十分之三，若再不防，恐又失所。不如待我每夜坐房在於後面，以杜將來，可使得麼？」丁氏想道：「此人心懷不良，若移後邊，落彼局矣。」道：「叔叔，不須移動，我自著安童防守。」江仁見計不成，想：「這婦人這般做作，且喜三百金資囊已入吾手。」即時回到家中，童僕一一交明。江仁各賞二錢銀子，又往木家而來，早晚伺候下手行好。

卻好一晚，安童吃了夜飯，竟往後邊安歇。江仁正出小解，見安童往內竟走，悄悄尾後。後邊安童推門進去，正是合當有事，門竟忘關，被江仁已入內邊，見丁氏還在內邊照看，江仁竟扒於丁氏床下，席地而睡。丁氏到房中，閉上房門，吹燈脫衣而睡。須臾之間，祇聽得丁氏微有酣聲。他悄悄的扒將出來，坐在丁氏床上，彼時正在伏天，暄熱之極。丁氏赤身，不蓋睡的，倒被江仁一毫力氣也不消費，早已抽動矣。丁氏朦朧之中，驚醒道：「不好了，著人手也。」欲待要叫，已被他直搗黃龍矣。沒奈何祇得順從侮弄。道：「你怎生進來的？哥哥萬一知道看你怎生見他。」江仁道：「嫂嫂放心，決做得乾淨。斷不與哥哥得知。」

他又想丁氏前番光景，心下原要出氣，便放出分外工夫，又把丁氏捧了嘴親嘴。丁氏興發起來，便如柳腰輕擺，鳳眼含情，漸漸

緊貼，玉臉斜側，猶如戲水鴛鴦，卻似穿花峽蝶，彼此多情，不覺漏下三鼓矣。丁氏說：「妾本堅貞，被君有瑕，恐後如此，被人知覺。」「又不隔街穿巷，門內做事，鬼神難知。祇是哥哥回來之時，未免與你拋撒，如之奈何？」丁氏道：「你為人真不知足。」江仁欲求再會，丁氏曰：「但得情長，不在取色。」江仁曰：「因非貪淫，但非此不能盡真愛也。」陽臺重赴，倍覺情濃。如此歡娛，肯嫌更永。丁氏端端正正一個貞節婦人，被這奸棍敗了名頭。

托妻妻子已遭奸，浼玷家門暗竊錢。

如此良朋添一位，木兄性命也難全。

丁氏自此中門不閉，任從出入家中。童僕俱已陰知。木家甥侄六親，悉知其事，所恨木知日一時不到耳。」

一日，後園又失於盜。丁氏深責安僮，江仁在傍不勸。安僮懷恨，私謂僕從輩，「官人去不多時，娘子便與江官人通奸，無日不為。昨日江官人回家，就失了盜，事有可疑。今娘子痛責於我，江官人任他打我，口也不開，做我不著，我逃到廣東見了官人，說破此事，方消我恨。」眾人道：「祇怕官人早晚回來，自然曉得，何必奔走。」安僮立定主意，一心要到廣東，便自瞞了眾人出門去了。曉行夜住，宿水餐風不止一日到得廣東。訪了兩日，得到主人家裏問信，方知木知日四川去了。從新又走起來，正是：

歷盡風霜苦，方知行路難。飢餐渴飲，戴月披星，走了幾時，方得到四川。重新訪問得見主人，跪下叩頭具言前事，道：「初時江官人倒也還好，後來用計奸了娘子，竟穿房入戶，甚不像樣。後園連遭三竊，大分是江官人之所使也。主人速回，若再不返恐又墜落計中。」木子白聽他言語，大喝曰：「大膽狂奴，無故發此狂言，以辱主母！汝失防門戶，以致被盜，主母責汝，乃家法也。汝恨其責故生事端，妄言害主。江官人他是仁厚君子，背地謗他，可恨之極。」盛怒而答。安僮力行川廣，辛勞已極，又獲重責，痛苦在心。欲待回歸，又無盤費，倘是歸家必遭逃走之刑。情極計生，走到川河口縱身一躍，死於川河。已入水去，一靈不散，遊遊蕩蕩，回復休寧。凡木知日親友人家，無不托夢，哭訴前事。又道江仁竊取三次，今某物現在某處，某貨賣在某家，其木家甥侄親友，隨往彼處探聽，果然不差。故此鄉鄰親族，悉知江仁獸心人面，祇待木知日歸家，方可通知。

且說木知日貨物收齊，收拾打點歸家，正是暮秋天氣，取路前進。則見暮秋光景：

淒然心動者，惟秋之暮焉。樹始葉黃，人將頭白。雲飛日淡，天高氣清。蟬千聲而一鳴，木萬葉而俱下。登山臨水，還同宋玉之悲。追昔撫今，不減杜陵之興。柏葉村如賣杏，菊花天似熟梅。郭外青霜，已凋蔓草。庭前白露，暗濕木樨。紫蟹初肥，致自新安買客；紅莢酒熟，買從舊歲人家。禾黍油油似戴花，桔袖累累垂實。清砧辰野，預愁邊地煙霜；旅雁銜蘆，正苦異鄉菰米，釀酒多收晚稼，衰年先授寒衣。絡緯善啼，織愁人之鬢髮；芙蓉多恨，寫怨士之文章。研水易枯，琴弦轉暗。意懶不題玉宇，手閑試鼓霜鐘。月解生愁，王夫人一時之秀；花應把瘦，李易安千古之辭。已傷枯樹江潭，何況飄蓬寒士。

木知日到得家中，已是隆冬之際。到了徽州，藥材發在店家。次日歸家。

路次，忽見親侄木陽和，乃府學秀才，遂挽叔手歸家。屏去妻奴，含淚而語曰：「吾孀本心貞潔，被江仁幾次謀奸，醜事彰露已久。何受江奴之欺乎。」知日怒曰：「我平日不厚宗族，汝故乘機訕謗，欲絕我金蘭之友，拆我賢淑之妻。」拂衣而出。正欲舉步，卻被安僮舉手一推，跌入門內，僵仆於地。陽和慌忙扶救，半日方蘇，拭淚嘆曰：「夢耶，鬼耶。」陽和命妻兒進茶，仍屏去妻房，跪而言曰：「老叔若尋常之輩，侄非骨肉，亦斷不敢言；今老叔堂堂丈夫，侄為骨肉，辱門敗戶之事，安得不言。但孀婦堅貞不許，聞江仁施謀巧計，墜彼術中，無奈相從。此是小侄至言，惟老叔察之。」子白扶起侄兒道：「我知之矣。待我歸家，陰覷情宗，察其動靜，相機而行便了。」遂別了陽和，竟回家中。

江仁一見，吃了一驚，施禮已久，方能開口。亦有負重托，羞見知日，心怯情虛，故有如此光景。知日進去，丁氏接見，萬千歡喜。聞孫學內攻書。辛郎見了，走到身邊，自有依依光景。家中大小男女，未免得依次序相見。丁氏擺下接風酒，為丈夫洗塵。知日著小使接江官人進內吃酒。小使去了進來道：「江官人著了邪祟，口中言顛語倒的，管門的扶他回去了。」知日想道：「必是安僮作祟，我方纔在侄子家，分明見安僮把我一推，故此跌倒。我進門時，見江仁有個呆的光景了。」

丁氏請丈夫坐下，吃了三杯，知日便問丁氏：「我一去後，江叔叔待你如何？」丁氏見說，流下淚來道：「是你自己不識好歹，把家事一旦托之。從君去後，未及三月，竟進內室，我即正色而言，他反許多輕薄。彼時欲鳴親族，逐彼出去，我又想你托他家中生意，他若一去，無人料理。你歸家必要怨我。祇得含忍，叫起小使，方纔出去。忍著待他改過罷了。祇把中庭之門時時緊閉。他無能而入，絕他念頭。未及幾日，後園被盜。彼又生情，說後面不謹慎，乃無人歇宿之故，又要進來安歇。我堅執不容。我自著安僮照管便了。我心甚惱，供他三餐茶飯，比前淡薄了許多，便使他無顏然後辭去。誰知他計深心陰，六月初九日夜間天熱，赤身睡著，房門閉的，他預先伏於床下，後知我睡熟，被他奸了。彼時要叫起來，此身已被他玷污了。當時就該尋死方是，我想兩個兒子無人管他，一死之後，家資必然偷盡。含羞忍恥等待你歸。今已放心，這一杯是永訣酒了。」

知日聽罷大怒，罵道：「這個狼禽獸，我何等待你，歪行此心。我怎肯干休！前八月間，安僮奔到川中，把此事細細說了。我心不信，反痛責一番。他忿怒不過，投江川河死了。我今日回來，侄兒陽和，扯我到家說及此事，與安僮之言無二，方知害了安僮。今據汝言，想來也是實的。論理俱該殺死，然這奸情出彼牢籠，實非你意。你今也不可短見，我自自有處。」正說之之間，祇見關孫進來。一見父親，慌忙作揖。知日歡喜道：「兒，你記念我麼？」關孫說：「日日念著記掛你的。」就坐下吃酒。

至晚，丁氏道：「你辛苦了，進房安歇。我今不得相陪了。」知日道：「為何？」丁氏道：「有何顏再陪枕席。」知日說：「不妨。就是此事，還要鳴於親鄰，訟於官府，怎肯干休。比如兩人一處行奸，雙雙殺死，再有何言。如今撒手，焉有殺的道理。我氣不平，畢竟告他，正要你把本心質他，使他無辭，自甘伏罪。你若一時尋死，他便死無對證，一毫賴得沒有。可不到便宜了他。且待我出了他的氣，然後再處。」丁氏祇得伏侍丈夫睡了。

且說江仁，一見木知日回來，他於理歉然，辭窮理屈，連口也開不得。又被安僮靈魂附在他身上作怪，回家見了妻子，便勃然怒道：「今日你與木知日兩個通情，我定要殺你。」他妻子方氏，年方十八，標致非常，極其賢慧。一見丈夫說及此話，道：「你想是心瘋了，如何胡言亂語，是何道理。」童僕一齊笑將起來。江仁大怒：「你笑甚麼？連你這些奴才合夥做事，都要殺的。」家人們私謂方氏曰：「官人真是顛了，倘然真個拿刀弄杖起來，倒也要防他。」言之未已，祇見他明晃晃拿一把刀，向內搶來。方氏急了，就往房內一跑，把門拴上，家人執棍將他手內刀趕去一下，那刀早已墜地。一個家人上前，搶了便走，兩個人捉他抱住。方氏道：「你們如今抱他在後邊空房裏坐著，把門反鎖了再處。」家人把他抱了進去，依計鎖了出來。

方氏道：「如今怎麼處？」一個家人叫名阿順，日常問有些論頭，他道：「小人們是些粗人，就是官人行兇，還好防避。在娘子

怎生驚嚇得起。此病身上那得就好，如今還是避他是個上策。這瘋的人那裏知道好歹？萬一失手，悔之晚矣。」方氏道：「我父母亡過，又無手足在，官人面上止得一個伯父，又是孤身，又無甥侄，何處可避？」阿順道：「如今把家中細軟衣服金銀首飾，待小入一件件登了賬，上起封了再處。然後把家中動用桌椅床帳，放在三間樓上，登了帳目，封鎖好了，綴去樓梯藏好，免他打壞了。其餘銅錫器皿，玩器書畫，已登記明白，把箱籠去收拾貯好了，也再處，然後出空房子，把前後門關鎖好了，任憑他在內跳打，直等好了然後回來，如何？」方氏道：「肚飢不餓死了？」阿順道：「曉得肚飢，倒不瘋了。」方氏道：「萬一差池，如何是好？」

正在那裏計議，祇聽江仁在隔牆亂罵，把那反鎖的門亂推亂扯，又如擂鼓的一搬，打上幾陣。嚇得方氏立身不住道：「思量一個安身所在方好。」阿順想了一會：「止有木官人，他前起身時將家園妻子托付我家官人，不知官人是何主意，使我們連偷二次。然木官人尚未歸家，況丁氏娘子一人在家也好安身。但恐衣飾之中，扛去暫寄倘然不密，露出本家一件東西，干係重大，所以不好去得。」方氏道：「封鎖好的，怎生得知，倒是他家十分有理。」計議已定，方氏收拾內房金銀細軟，阿順登記。其房頭男女人收拾自己東西，往木家移去。又將木制動用一應家伙封鎖樓上，酒米柴房盡行鎖好。阿順著人挑了兩擔吃米，隨著方氏轎子而去。其餘箱籠序次扛去寄囤。

方氏無奈，祇得抬到木家而來。家人報與丁氏知道。丁氏想道：「不知有何緣故。」連忙出外迎接。進了中堂，兩下施禮坐下，方氏道：「拙夫深蒙大娘看管，奴家常常感激，不知昨日歸家，一時瘋顛起來，家下十分怕人。自內胡言亂語，拿刀殺人，驚嚇不已。敢借府上暫住幾時，不知見許否？」丁氏見說，心下暗驚道：「怎麼這般發狂。」道：「娘娘在此，祇是簡慢勿責。」祇見外邊走進一個人來，卻是木知日。見了方氏施禮，忙問妻子：「江娘子為何而來？」丁氏把瘋狂之病言之。「娘子害怕，借居我家，」知日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冷笑了一聲，道：「外廂他丈夫的臥房，端然可住著。令到彼住下。其餘手下各自有房居住。」丁氏整治酒餚，盡他客禮。一邊扯了丈夫道：「他丈夫用計陷我，他妻子出門來湊，豈不是個報應公案。」知日紅了臉，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他丈夫行得苟且之事，我乃堂堂正氣之人，怎麼去得。」正是：

寧使他不仁，莫叫我不義。故此丁氏獨陪方娘子，知日又往各處拜客不題。

且說江仁被安僮附體，弄得他家中七零八落，一心要報川河之恨。江仁起初要殺人放火，趕散了一家之人，心下便想往街坊上來。他左顧右盼，不得出來，好生作吵。不期到了次日，方氏著人看他怎生動靜，四個家人一齊同往，開了前門，一直進去。走到後房，並不聽見一些動靜，大家到牆門口往內張看，並無影響。阿順取了鎖匙，輕輕開門一看，不防開得門，江仁一撲，把四個人嚇得都跌倒在地。江仁往外飛跑去了。大家扒得起來，不見了家主，一竟尋出門來，並不見影。鄰居道：「往那邊跑去了。」又見那邊來的路上行人道：「一個披髮的，往南門去了。」阿順忙鎖上大門，一齊趕到南門。又道：「在城外。」四個人出了城門，見主人立在下汶溪橋上，手舞足蹈的，那裏大呼小叫。眾人趕上橋來，江仁看見，向溪下一跳。家人慌了，一齊下溪急救，那裏去救！那溪流急得緊，人已不知那裏去了。阿順料難救取，便著兩個一路往下遊去看。阿順回到木家，報與娘子得知，道：「娘子，不好了。」方氏驚問：「為何？」阿順說：「官人跳在下汶溪淹死了。」方氏哭將起來。木知日見說，同丁氏出來細問。阿順把從前去開門，他由南門下汶溪橋上跳下水光景，一一說了。知日與丁氏暗暗嘆息，一面勸著方氏不要啼哭。「是他命該如此，強不得的。」一面著阿順再去探聽屍首所在，速來回報。方氏道：「棺木衣衾之類，還須伯伯料理。」知日道：「不必你言，我自周備他便了。」直至次日，阿順來報：「我們不知道祇管把下流之處打撈，誰知端然在下汶溪橋邊。」知日著人抬了棺木衣衾，喚了方氏，轎子抬去，同往橋邊入殮。正是：

三寸氣在千般用，一旦無常萬事休。方氏啼啼哭哭，送了入棺。知日喚人抬至江家祖塋權放。方氏與知日送到墳邊，辦下祭禮，方氏哭告事畢，一竟回來。方氏著人在自己家中，設立靈位，次日移回。

阿順等四人歸家歇宿，睡到半夜，聽得神號鬼哭，撒著沙泥，驚得四個人一齊吶喊，巴不得天明，一溜風往木家來。四個人一路商量：「夜間如此驚怕，倘大娘子又要我們來歇，如之奈何？」阿順說：「再說得厲害些，連他不敢回來方好。你們倒不要七差八纏，待我一個開口。你們祇要贊助些兒，自然不著我們來了。」說話之間，不覺已到。

見了方氏，道：「夜來實是怕死人也。一更無事，二更悄然，一到三更時候，一把泥沙，那鬼四下裏哭啼啼，把樓上桌椅打得好響。隱隱之中，有數十個披頭散髮的跑來打去，直至雞鳴，方纔無事。今日死也不回去了。」方氏見說，自也害怕，把那回去心腸丟得冰冷。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不回去又不好，祇管在此混擾，又沒得處設個靈位供他，就要做功果，也沒個所在。」阿順說：「不難。官人沒在下汶溪中，在那橋邊人家租他一間房屋，做些功果，把自家的住宅租與別人，將那邊的租錢，還了木官人。把靈位就設在大娘子房中，豈不是好。」方氏說道：「話說得近理，祇不知木官人與娘子心下如何。」阿順道：「我看木大官人胸襟灑落，氣宇軒昂，必然肯的。」方氏走進去正要開口。丁氏道：「方纔阿順之言，我與官人俱聽得了。你安心住下，祇是我官人把你官人照管，你官人薄行得緊，論理起來，不該管這般閑事方好。但此事與你無干，如今倒是我官人照管你了。」方氏稱謝不盡，那些追修功果，俱是阿順料理，把家中什物，都移到木家。那房子已有人租去了。

且說木知日過了新年，前賬盡情取訖，便自己在家生意，竟不出去了。不期安童一靈不散，他又去迷著丁氏，一時間見神見鬼，發寒發熱起來。醫生下藥石，上澆水，求簽買卜，都說不妥。祇病得七個日子，嗚呼哀哉。可憐丟下兩個小兒子，一個八歲，小的五歲，哭哭啼啼，好不傷心。木知日因他失節於人，這死還是便宜。想起結髮之情，丟下兩個兒子，心下十分苦楚，免不得又是一番未足之事。這內裏之事，倒虧了方氏。又管著兩個娃兒與他梳頭洗面，冷暖衣裳。木知日十分感激著他。

不期又是丁氏周年。一時將到，未免誦經追薦，下帖子，接取本宗，五服之人，是日都來會聚。木陽和見眾親俱在，他便說出兩句話來，道：「今日宗親俱在，老叔服已闕了。奈何內室無人年餘，全虧了江娘子內外照管。今江娘子又沒了丈夫，不若在下為媒，成了這段姻緣。列位意下如何？」眾人見說，一齊說道：「好，還是讀書見識高妙。如今就兩下裏說將起來。」先與知日說了。起初不肯，見侄兒再三再四，親友贊助許多，「你再不成全此事，這番叫江娘子瓜李之嫌，倒不便住在家裏了。」木知日已覺心肯。木陽和又到裏邊與方氏說了一番，方氏祇說沒福，不能當得。一眾諸親都來稱贊，方氏不做了聲，已是肯的。木陽和把通書一看，道：「今日是黃道吉星，十分上吉。」登時把素齋又換了成親席面，一邊僧人撤座，連江仁牌位同化，兩邊準備做親。到晚來拜了和合，見了諸親各人，就筵歡飲。直吃得東到西歪，祇見木陽和道：「老叔與諸親在此，小侄口拈八句，以污高賢之耳。」唸道：

托妻寄子友之常，寧料江郎太不良。

反竊財貨圖富貴，巧奸婦女樂心腸。

安僮為爾川河殞，下汶溪中足可償。

貨殖歸原加厚利，山妻從木已亡江。

諸親大笑：「看將起來，分明是一部顛倒姻緣小說。」又說道：「還像王三巧珍珠衫樣子一般。」又說道：「都是我不淫人婦，人不淫我妻的題目。」木陽和笑道：「你出了這般題目，我便做一篇現世報應文章。」大家哄然而笑，散訖。後來知日與方氏到老，兩小兒讀書俱已成名，各有官家婚配，昌盛累世。皆因木知日不依丁氏行奸，上蒼默佑，以享此全福。

總評：

托妻寄子，信古有之。而木知日以小托而見信，諒大委而不負。豈料江仁不仁，腹栽荆棘，暗竊其財，巧奸其婦。安僮忿激，命歿川河。不泯一靈，遂速一溪之報。奸渠妻子，妻子歸渠。冥冥之中，報應不爽。

[返回 >>](#) [歡喜冤家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